

百位农民作家



百部农民作品

旧事不旧，发人深思
小小老碗窑，令人流连忘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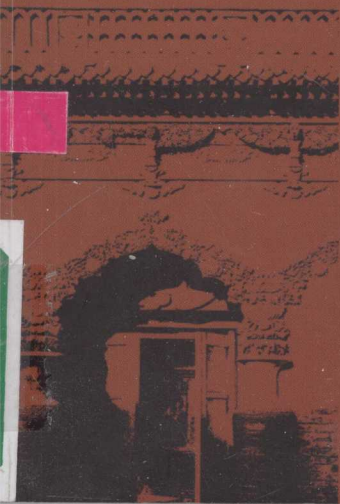
渐行渐远的陇东乡村世界，
裹挟着撕扯不断的复杂情愫，



索新存/著

让我们陷入了
两难的审美抉择……

老碗窑旧事



中国社会出版社



事旧窠碗尖

索新存/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碗窑旧事/索新存著. —北京: 中国出版社,
2009. 1

(双百大地印文丛)

ISBN 978-7-5087-2420-1

I. 老… II. 索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86748 号

书 名: 老碗窑旧事

著 者: 索新存

责任编辑: 孙俊亭

出版发行: 中国出版社 邮政编码: 100032

通联方法: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

电 话: (010)66080300 (010)66083600

(010)66085300 (010)66063678

邮购部: (010)66060275 电 传: (010)66051713

网 址: www.shcbs.com.cn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北京华创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153mm × 225mm 1/16

印 张: 11.5

字 数: 11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16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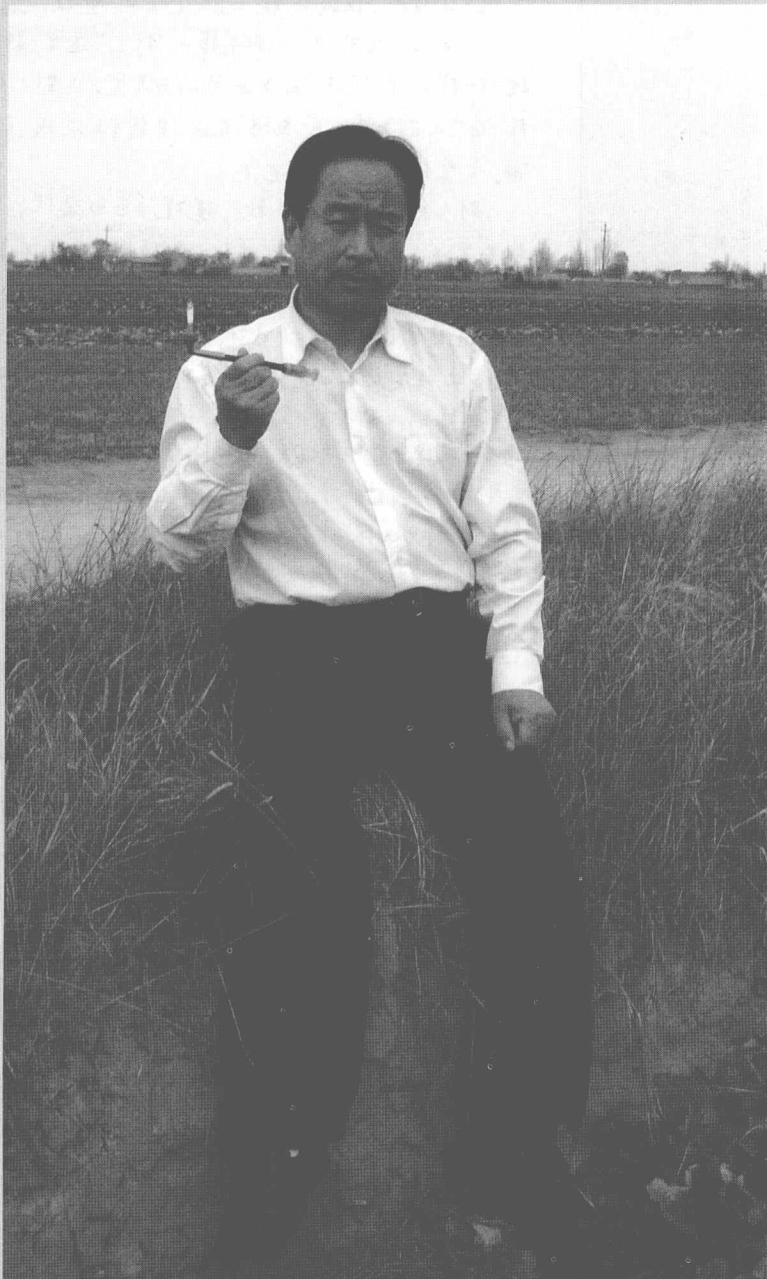


百位农民作家
百部农民作品

作者简介

索新存

1962年生，甘肃省宁县和盛乡杨庄村农民。庆阳市作家协会会员。1979年高考落榜后，一边种田搞经营，一边开始了文学创作。白天，他顶着酷暑严寒种田、卖菜、收废品；晚上，在窑洞里笔耕创作。1989年开始发表作品，其中短篇小说《阿娃》、散文《枕月》在甘肃文坛上引起一定的反响。长篇小说《土村》曾受到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先生的热情首肯。



“山野”之真

有人称我是一位“山野作家”乍听起来似乎与谈屑的“文雅”不沾边。但我涨脸红，未涨吭声，默认了。我想作为一个山野之人，身上除了摆脱不脱，挥不掉的“野气”，还有一种未经雕琢和未经一种貌似很“文气”的东西同化的品质。山野之人的本真，率直质朴，有些人已丧失，或离得很远，在我身上找找，却易得。这可能是“做”文学的另一种好处吧？

别人怎么说，是放一放，说说自己的想法，作家应拥有一颗赤诚真诚的心让读者发展笔，发感动，并讨得一点盛也盛不下的喜欢。为已某种心理满足，发要弄，发制造一双鞋，一顶帽子那样发制造故事，制造情节，恐怕不是发久之计。村子里的人也看电视剧，也看小说，他们的文化程度都很低，让我惊奇的是，却都能被准确地评判优劣。优秀的精品，他们只看一会儿，就脱口而出：“一看就发真的！”睁圆了眼睛，津津有味地看下去，直到村边的啼哭声阵阵响起。粗俗的东西也只看一会儿，说一声：“一看就发假的！”“叭！”地拉了灯发，抱头睡倒，鼾声起伏。生涯中的许多东西往往发有精妙的文学性。我发常常暗自得意自“发”得成功，找到了创作的“捷径”：不发开生涯，发编造虚构另外一种“精妙”。我和村上的老年人一起劳动，赶集，扯闲，时常让我目瞪口呆，一个老农人随口一句说，总让我拍手叫绝。我发一意识到的是：这句话竟是一位文学大师发之不得的。这种惊叹也是我发刻平淡的生涯中去捡拾闪光东西的原因之一。

《老碗窑旧事》出版，发有发高的发望，发一声发人的：“一看就发真的！”足矣。

梁新石 2008.11.26.

作者手迹

总序

镌刻在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

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铁凝

在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的喜庆日子里，由中央文明办、民政部、文化部、新闻出版总署、国家广电总局、中国作协等六部门组织的“情系农家，共创文明”系列公益文化活动之一：百部农民作品陆续出版了。首批推出的 20 部不同体裁的作品，记录着农村改革 30 年的雨雪风霜，散发着神州广袤大地的泥土芬芳，令人为之振奋！20 部图书中，有农民作家的小说 14 部，农民诗歌、散文、剧本、民间故事选各 1 部，农民书画集两部。这些不同体裁、不同门类的文学艺术作品，从不同侧面忠实记录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改革开放 30 年的历程。通过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的作品，我们不仅看到了 30 年来在我国农村发生巨变的现实，更令人欣喜的是，我们还看到了在物质方面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，已经开始了新的精神文化追求。在新中国的创作史上，还很少有过这样全方位展示农村文化建设成果的集群式作品；在新中国的出版史上，也很少有过这样成规模出版的农民作者的系列佳作。因此，仅从这个角度来审视，这些作品的集中出版就不容小觑。

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笔下的作品是当代农民记录农村改革开放历史、倾诉自己人生体验的作品，视角独特，意义不凡。30 年的改革风云，是一个民族凤凰涅槃的整体记忆，是一个国家天翻地覆的历史嬗变，它的伟大贡献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，尤其是它镌刻在丰饶沃土、广阔农村的深深履迹，更让我们叹为观止。今天，这些农民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巨变的现实——从北国的山村到南国的水乡，从西部的黄土高坡到东部的新兴市镇，30 年的改革使中国农村换了人间，新一

代农民正英姿勃发地前行在希望的田野上。这些农民作品还让我们理解了巨变的深度内涵。他们诉诸笔墨，用多种艺术形式来言说自己的喜悦，勾画自己的憧憬，抒发自己的感喟，表达自己的诉求。这些作品是改革在场者农民自己的切身感受。

首批出版的20部图书也是中国农民表现自己独特审美追求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作品，风格是质朴的，文本是厚重的。作者特殊的精神站位和农村丰富的文学资源，彰显出农民创作一种独特的审美效应。作品自然流露出的乡土色彩，朴素乡音土语的恰当运用，也是这些作品的一个亮点。

“情系农家，共创文明”活动意义重大，新农村建设的蓝图非常动人。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翼是文化建设，文化建设的主体应该是农民。了解农村、熟悉农民的这些作者，他们所创作的优秀文学、艺术作品，农民读者喜闻乐见。因此，只有农民作者队伍壮大了，农村群众的文化活动才可能持久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可能获得绵绵不绝的文化原动力。而帮助他们提高创作水平，则是专业作家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。本次活动中，许多作家和农民作者结成帮扶对子，热心辅导农民作者的创作。这既提升了农民作者的文学水准，又使作家自身获取了鲜活的生活素材，创作的艺术灵感。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，真正实现牵手双赢。为了在新农村建设中添一份力量，中国作协还将把这项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。同时，中国社会出版社大力发现、培育、扶持农民作者，挖掘、抢救、保护农村民间、民俗文化精品，出版百部农民作品，为新农村建设送去宝贵的精神食粮，更是一项意义非凡之举，我很高兴应邀为之作序，更看重这些农民的作品本身即是镌刻在农村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。

序

王科

甘肃庆阳出了个农民作家索新存，2005年写了本长篇小说《土村》。对此，我国当代权威评论家雷达先生情涛澎湃，在《读〈土村〉记》中予以热情的首肯：

《土村》是一个农民知识者，对西部农村现实生存的真实体验和痛切反思，力图揭示农民们从肉体到心灵，从物质到精神的积贫积弱的社会文化心理根源，表达了作者对强悍生命力的向往与追求，对贫穷落后、懦弱自私的无比痛恨。这里有一般作家难以达到的农民式的真切感受。

雷达先生说得何等好啊。细读文本，你不能不认同雷达先生对《土村》的评价切中肯綮、一语中的，因为它确实逼近了作品的真髓。同时，阅读经验又告诉我们，《老碗窑旧事》简直可以称作《土村》的姊妹篇，它是《土村》思想探索的自然延伸：同一主题的不同路向，同一思想的不同阐释。抑或是说，从《土村》到《老碗窑旧事》，索新存依然深情地聚焦他脚下那块黄土地，依然执著地在进行对农民文化心理的多维探索，而且这种探索越来越积极，越来越深刻，越来越鲜明。如果说，《土村》是作者从负面为我们皴染的艺术图画，那么，《老碗窑旧事》则是从正面给予我们树立的参照系。因此，毫无疑问，雷达先生对《土村》的评论，也完全适用于《老碗窑旧事》。

这样，凭借着雷达先生给予我们解读作品的钥匙，我们就能够顺畅地走进扑朔迷离的老碗窑。我们就理解了作品不是在单纯发怀古之幽思，不是有消解不了的忆旧情结，而是通过对原生态生活的回望，提炼一种精神资源，升华一种道德操守，倡导一种价值取向。就是说，作者在想当年、讲当年时候，不是在肯定当年、留恋当年，而是弦外有音，音外有旨，寄慨遥深！因此，作者从民族文化的视角，对20世

纪上半叶的生活进行艺术还原，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意在引领读者正确地对待艰辛和苦难，高扬刚健丰沛的民族精神，守望和弘扬中华道德传统，为农村的改革开放提供宝贵的精神资源，为农村青少年的成长奉献不可或缺的人文参照。显然，从这个角度进行小说解读，《老碗窑旧事》积极的思想价值和启迪作用，是不容我们小觑的。

基于此，《老碗窑旧事》在黄土地上给读者开辟了一片陌生的、崭新的阅读视野。小说以兴兴的人生经历为线索，以西部农村的自然地理、人文社会景观为背景，展开了富有乡土风采的缤纷描写。因为聚焦于西北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形态，意在开掘和彰显中华民族艰苦奋斗、努力拼搏的斗争精神，所以，作品的亮点和震撼人心的地方在于，它书写了中国农民对待苦难的乐观、豁达和强悍，开掘了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、蓬勃向上的深层原因。当一个大家庭哗啦啦大厦将倾，只剩下了奶奶和兴兴兄妹三人，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时候，奶奶和兴兴表现了何等强悍的坚韧和冷峻！在贫瘠荒凉的黄土地上，奶奶带领两个孩子硬是杀出了一条生路。兴兴拎着打狗棒，四方乞讨，种地打工，拜师学徒。苦难重重的人生苦旅，让他受尽了屈辱和白眼，也使他得到了同情和关爱，饱尝了大千世界的世态炎凉。这之中，后娘、五婆娘、六婆娘、九成、八鬼爷、接济他的老太太等的善良宽厚，对他的无私帮助，使他铭刻在心、终生难忘，受益不尽。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，在苦难的生活氛围中，兴兴交上了人生第一张答卷，逐渐理解了人生的复杂内涵，懂得了什么叫勤劳质朴、宽厚善良，什么是百折不挠、积极向上……读到这些，读者都会坚信，穿越苦难沼泽的兴兴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都会进行自我救赎，都会成为生活的强者！在享受改革开放幸福生活的当下，我们是否能从历史的回顾中学到什么，从而创造我们民族更加辉煌的未来？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，我们是否在重新认识这句名言中有高层次的感悟？

为了留住那即将消逝的记忆，不使它渐行渐远，消失在历史记忆的烟锁尘封中，作者惨淡经营，煞费苦心，进行了艰苦的艺术营造。农民的精神站位，文化的突破基点，儿童的观照视角，使小说不落俗套。对旧时代的描写，没有按照红色经典的宏大叙事套路去复制，但是也没有颠覆传统、消解历史的倾向。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，带有浓郁的陇东风味。别具一格的民情、民风、民生、民俗描写和叙事，

勾勒了一幅幅动人的西北风景和风情画。还有，语言质朴、通俗、方言的运用很得体，不显生涩，也是长处之一。

祝愿作者写出更多的好作品，为农民兄弟谱写更多的时代新篇！

(本序作者系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，历届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，作家，辽宁省文学学会副会长，渤海大学教授)

六月里日头分外亮堂刺眼。天气热，土路上被牛车碾起一层厚厚的黄土末，阳光下面呈现一种黄金面儿的模样。路旁的大树绿绿的咕嘟嘟地往起冒，层层叠叠地挨到明亮的蓝天上去，天便被夹挤成一溜儿，七扭八歪。树影下，人家的土屋、老窑、柴垛便窝在阴凉里纹丝不动，黑眉乌眼地支棱着，一声不响。猪儿、狗儿、鸡儿、猫儿也不见跑动，在燥热的气候中一身疲乏，身体软软地呆在一隅舒舒服服打盹。野鸟也怯火，老半天听不见鸣叫。

麦场瓷光瓷光的，泛着白光，四方四正，一角的石头碌碡放着青闪闪的光，好像也被太阳烤得软软的提不起精气神。麦场边的草窝里，兴兴一跳奔了出来。兴兴今年十岁，却光着屁股，只穿一件老土粗布破衫儿，也没有鞋，抡着精脚片子。兴兴的这副样子，在今天的孩子看来非常奇怪，但在民国初年的老碗窑村却是一种习惯，因为兴兴家有一个厉害的太奶奶。这个太奶奶影响了一个村子。兴兴家四世同堂，不仅有爹有娘，有爷爷有奶奶，还比别人家多出这么一位古怪的老太婆。太奶奶很老很老了，整日说胡话。太奶奶活过了九十岁，老傻了，时常白天拄着拐杖，满屋找夜里梦见的物什，边找边骂：

“他娘的脚，刚刚还在这儿，一转身就不见了，来了鬼了！”

夜半里，满屋乌黑乌黑，太奶奶却躺在炕上指教一家人务庄稼：“兴兴要奸哩，谷子根底里长了那么大的一棵草咋不锄哩，眼窝让喜鹊啄了！”“老儿子！日头爷还端着，吃饭也早哩！就要下地吗？这还像个过日子的样子？”“我前几天就喊叫，把豆子种上，今黑一落雨，天一晴不就出苗儿了？我的话没人爱听了！”太奶奶喊叫着，自个爬起身，到黑咕隆咚屋里摸出一把铁锄扛着，咯吱一声开了木门，门外满天星斗，这才惊呆了：

“哎！天咋黑了？”

太奶奶阴阳不分。但在村子里一旦瞅见谁家的娃娃穿了裤子，眼睛就亮了，抡起拐杖追打：

“不得了了！这小的碎娃就穿裤子，穿得身上没了火气，长大了怕要皮袄套皮袄哩，到了我这年龄要跑到京城里去穿皇上的蟒袍呀？不得了了！你跑吧！跑回你家炕角落，我也要把裤子扒下来！狗大的年纪要成精么？”

老碗窑村的大小娃娃都光屁股。其实穿不穿衣裳并没有那么深奥的讲究，老碗窑村穷，老辈人一粒米、一根线抠着过日子，习惯了，不注意节俭，哪怕一点点的奢侈都是最大的造孽。

光屁股的兴兴从麦场里跑到村道上，边跑边喊顺口溜：

“一过四月四，狼带儿子试，一过四月八，狼带儿子给人夸。日头爷落，狼出窝，日头爷溜滑滑，狼撵得吃娃娃！”

村道上九成双手抓着木轱辘独轮车，一路吱吱哼哼地走过来，独轮车上搁着老大一捆紫花苜蓿，满捆的紫蓝花颤颤抖抖一片纷乱。九成高大魁梧，壮实得像座山。



小不点兴兴站在九成跟前低矮得像只小羊羔。兴兴却不喊人家的大名喊外号：

“狼剩！狼剩！”

九成小时在自家的炕席上睡午觉，院门大开着，狼窜进了老窑，把他从土炕上叼下来，正要叼出屋外去，幸亏他家那只在村子里游荡的大黑狗忽然回来了，扑上去咬住了狼屁股，狼才丢开了九成，箭一样逃下了门前的土沟里。听到兴兴叫他外号，九成并没有歪嘴瞪眼地生气，反而咧嘴呵呵地乐，脸儿笑得红红的。九成推着独轮车继续前行，不想停下来。兴兴急急地追上去，牵了九成的后襟：

“狼剩！狼剩！推上我，让我坐坐独轮车，美不美？”

“滚开！偏不推！看你小坏嘴儿能怎样？这重的车，再推上你累死人！嘴上奶水没干，胡喊啥？人小鬼大！”

兴兴牵着九成的后襟不丢手：“狼剩！狼剩！推上我么！你咋是个懒鬼呀！”

九成说：“要想美一回，官路上的牛车马车多成串，坐上去逛西京！”

九成腿长步子大，兴兴快要跟不上，就急着喊：

“你真不推！”

九成：“啊哈！你还能啃了我的脚指甲！”

“我满村喊呀！你摘了八老婆家的一只绿皮葫芦，没人知道么？我偏就看见了。”兴兴突然说。

这一说还真奏效！那座山样移动的身体果然停住了。兴兴乐颠颠地跑过去，手儿揪住一束紫花儿苜蓿，脚蹬白木车身，爬了上去，拧过头来说：

“还不了王法？看你怕不怕？”

九成又咧开嘴嘿嘿憨笑。白木独轱辘又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滚动，弹跳起来，老大的紫花苜蓿捆儿左右摇摆，兴兴高高地坐在草捆上，晃晃荡荡，乐得咯咯笑，又喊起来：

“一过四月四，狼带儿子试，一过四月八，狼带儿子给人夸，日头爷落，狼出窝，日头爷溜滑滑，狼撵得吃娃娃……”

喊声满村响。九成看着兴兴的这种乐乎劲儿又笑了一下，忽然双臂一用力，撒开步子跑起来。独木轱辘转欢了，在村路上更加剧烈地弹跳颠簸，弄出一串打雷般的响声。兴兴坐在草捆上，轻得像支鸡毛，晃荡得像浪花里跳动的一片树叶。

兴兴喊：“狼剩！狼剩你慢些！你慢些，把我摔下来跌疼了我就睡在你家面缸里，三年不出来！”

九成不吱声，倒跑得更欢了。全村都能听独轮车的响声。前面的村心里，是一个很大的涝池，四边都是一抱子搂不过来的杨树柳树。树木长得太旺盛，树梢就像蓬勃的头发，披散下来，又像一群豪放健壮的神仙，手挽着手，围着一池满盈盈的清水。九成把独轮车推到涝池边，没有停下来，更一用力，猛一丢手，独轮车就像一匹怪兽泼刺刺一头扎进了涝池里。

“狼剩！大坏蛋！这下把我送进了阎王爷的口里！”兴兴急忙喊。

独轮车却在涝池的中心停住了，水淹没了独轮车，淹没了苜蓿捆，淹没了兴兴的身体，只露出一颗湿淋淋的头颅，水面平平地铺在兴兴的下巴前，一波一池地动，像是在喘息。头发成了雨水中青草，湿成了一缕一缕的。



兴兴吓哭了：“狼剩，你个狼没吃完的，怎的这样害人！”

九成早已在涝池边的草滩上笑成一团，屁股坐在地上，不但双手拍地，而且双脚也拍得尘土飞扬，咧开好大的嘴：“哈哈哈哈！”一会儿头偏向左，“哈哈哈哈！”一会儿头偏向右“哈哈哈哈！”一会儿仰天大笑，直至笑出了眼泪，举起粗大的手掌擦了擦，歇了一阵声，又拍手顿足地笑起来。

兴兴脑袋瓷楞地浮在水面上不敢动弹，又哭喊：“狼剩，看把你笑没了气，世上倒缺了你个害人货！快些把我弄出水！”

九成还在笑。

兴兴说：“狼剩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，一会儿水淹过我的头顶，丢了命，我爷爷、奶奶、爹和娘杀你吃肉呀！”

九成不笑了，问：“好个嘴硬的小娃，你叫啥？”

兴兴呆在水里一点也不敢动弹，声儿却高：“狼剩！狼剩！叫了狼剩天照样下雨！”

九成又笑了：“好得很，这娃乖哩！我回家牵上牲口种糜子呀！明天早晨来推独轮车。黑天里，夜一静，狼要在在大柳树底下摆宴席，喝涝池水就肉。我是狼剩！对得很，明天日头爷一上天，就会新出一个狼不剩！”

九成说完站起身挥手拍打沾在身上的土和草屑，拍打完了，真个拧身走了。

兴兴急了喊：“九成，别走！我不叫你狼剩了，叫你九爷！”

九成停了脚步，回身又走到涝池边，坐下去，照刚

才的样儿又拍手顿足地大笑一气，笑得日头爷也在天上直跳动。

九成笑够了，挽了裤管，才蹚进涝池里，边走边说：

“这个小毛头娃怪哩！明明长着个鸡嘴，没见烧水煮，自个倒软了！”

兴兴说：“九爷！手脚麻利些，我尿急！”

九成说：“尿急还是难事儿？努着劲儿尿嘛！”

兴兴说：“水里我尿不出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九成又笑得前仰后合。

好大的力气，九成一笑毕抓起兴兴拎小鸡一样提起来，夹在腋下，却不蹚出涝池，顺便也要把独轮车捎出去，近二百斤的苜蓿捆连同独轮车，身子一斜就挎上肩了。

九成刚蹚到涝池边儿，兴兴白了头的太奶奶拄了拐杖走过来，老远就喊上了：

“天神，我天天烧香念佛，怎的不抵事呢？红天大日头的，就把孩子掉进了水里，兴兴！不听话的东西，那么多大的地方，偏就跑到涝池边上玩！”

兴兴还在九成的腋下，却喊起来：“太奶奶！你烧香念佛对着哩！我不愿下水，九成爷把我往死里淹哩！”

太奶奶顿着木拐杖尖叫起来：“九成，你个狼也不愿吃的狼剩！男娃娃是金是银哩！长大了再瘦弱也是顶门立户的主！在你眼里咋就不如一只鸡呢！”

太奶奶喊叫着，恨不得一下飞到九成跟前，扇他一记耳光。可小小的尖尖脚，只见很快地挪动，身子却跑不去，像一只老鸡被缚了腿脚，翅膀扑啦扑啦地动静大，步子移动得小。太奶奶终于跑到了涝池边上，九成



也刚刚蹚出了水。九成到了涝池边上就慌了，胳膊一松把兴兴放在一边，肩膀一斜把苜蓿草捆连同独轮车扔在另一边，惊叫起来：

“天爷，八四娘咋来了！”

紧跑慢跑屁股上已挨了一拐杖，跳起来，抡欢大脚片子跑了，两只粗手甩得很凌乱，活脱脱一个傻二蛋，平日的威风凛凛丢得光光净。

“美哩！才美哩！”兴兴站在涝池边儿上一面笑一面喊。

兴兴说：“太奶奶！九成二杆子，他把我丢进了涝池，还得往出背哩！”

太奶奶说：“你那小爷图心里高兴哩！”

老碗窑村坐落在塬上。塬实际上就是一座凸在沟壑间的平顶大土墩。这一片地儿全是塬，也更像塬。塬面大的宽可达四五十里，长则近二百里。从南向北走，一整天走不出去，须得在塬心的小土镇上歇一宿，第二天再动身，太阳落山时，才能见到北面的深沟梁峁。地面小的塬，吃过早饭走，到了晌午饭时辰可在另一端的塬畔端碗。那时候的塬面一满是庄稼地，很少有人家修房造屋。塬面平展展的，站在这一边的塬畔可以一直望透那一边。塬上最显眼的是为数不多的古柏老榆。平地里，修院造屋的也有，只是发了财的有钱人家。数量少到一座两座。大部分人家坐落在东西两边的塬畔，依沟边挖了极高极高的黄土崖，然后照崖面往里凿进去，一孔孔的窑洞就形成了。崖面粗糙，土窑亦粗糙，太阳一照一派土黄，风一吹，呜呜响。还不赖，这里出生的女人还水灵，生的男人也健壮。黄土区，一提说水，人就头疼，